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杭城辛酉紀事詩原藁

蒿目生著
東郭子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八集

精裝：十冊

第九十八集

定價：新台

主編者：沈雲

發行人：李振雲

華龍

台北縣永和市中興街133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杭城辛酉紀事詩原稟

錢塘東郭子
萬日生合著

浙西鐵骨生藏本

杭城辛酉紀事詩原橐

杭城享雨紀事詩序

序一

極飄零於海角、虞卿非窮愁不著書、傷板蕩於江南、庾信以悲哀而作賦、寫其宏之碧葬、恨血千秋、飛隋苑之青燭、揚州十日詩堪作史、吳祭酒摹哀艷於圓、杜工部愁張平子呼蒼穹而負、手茲一冊、良足愴懷、則有逐陵後人富平公子、以淵雨名士、為滬上寓公、始而擊櫓波濤、繼則

聯牀風雨，每當金猊香冷，玉兔光沈，事感滄桑臺，飛楮墨。
有伯舞仲歌之雅，無馬遲枚疾之嫌。成杭城辛酉紀事詩
一卷，以示余，余愛而讀之，竊有感焉。夫木再實者根不堅，
鳥驚弓者飛必速，聲聞張郃，小兒方且怖啼，卒授李陵疲
兵難言再戰，吾杭猩采蒼鳥既已驚飛，佛刲紅羊非同小
數。楚囚對泣，傷懷舊日山河，漢祖歸來，非復新豐雞犬，即

序二

使桂荷永靖，草木不驚。黃巾爭拜夫鄭元，白怡有賓夫謝艾。而石季倫金谷何來，七尺珊瑚韓侂胄玉津已化。一杯焦土裏餘馬草，父兄之暴骨誰收。斷盡猿腸，兒子之歸來，何日緣寫經而刺血。朱壽昌空說尋親，欲糾難而斂家。楚子文爭相報國，固已南山聲竹難言。亂後之淒涼，安可北海衝波。更擾叔餘之戈戟，爾乃地驚封豕星，起貪狼張角。

競嫋夫天書孫恩爭馳夫海道南飛烏鵲二匝無依東去
大江投鞭欲斷斯時也咸陽宮之餘燄尚覺鬱攸參合陂
之哭聲猶多酸楚午門萬戶盡飛列缺之鞭夕沙朝潮如
和守陴而泣十萬橫磨之利劍空說江南五十相載之糧
艘虛傳浦口斛律明月徒聞勑勒之歌南八雲誰作進
明之使坡驚鳳落人何事而云亡地慘賜鶴天胡為而此醉

序三

假使腐鼠易嚇。虎生摶困獸無思鬪之心。鉅鹿有立險之勢。紙薦望斷未遑列樹。求全門柱雖扁競欲開門揖盜。則漬同魚爛勢失雞連。安能取義以舍生未必蹈仁而盡死。而乃目_眞皆裂心不膽寒鳥驚射而哀音不號馬聞戰而殺聲愈壯振己疲之氣力叱咤風雲聚朽腹之生靈軒昂節概激之忠義何難嚙血指以同仇用以馳驅亦可握手

舉而殺敵。設或趙家將相、庶簡協和、睢陽城郭、巡達其宇。
則拜韓信為大將、不顧一軍之皆驚、守晉陽之孤城、何患
三版之盡沒、壯北門、鎖鑰、可高備寇之勲、蹈東海、波濤安
有帝秦之想、恩循遺孽、既無敢窺我幅員、側貳賤俘、且可
以膏吾斧鉞、無如隋何、無武、烽灌不文界、若劙溝謀同築室、
索倫勁卒、虛張九道、之於旗、司馬參戎、坐視三軍之成敗、

序四

不特茂宏安東之節既虛假夫事權抑且武穆朱仙之師亦唯乎
為孤注於是龍門揖客紙上談兵鶴坡先生閭中膺寄為民請命
驚飛拜沙上之書亂燭連日多吉計日成擒贗本說江南之捷
各大憲告示藉安民帝子蒼梧之濱傾盡波流女兒黃竹之箱堆
心侈說大捷王云如山積傳諭民間解送箱篋到城搜粟都尉既傾囊倒蔥而求拾
橡兒童有易子折薪之慘遠望申池竹木破若薪然近思負郭芙蓉

蓉蒂同瓦落，內附則人來。李裕虛壯靡百鎰之金，孤守則壞是王
羅。同志有萬人之骨，而且兵賊交通歎曲。何煩隱語河魚，守城軍
城牒交相告。士卒盡欲遠颺，思作高飛海鳥。就使仙能吐飯石，可
信了無顧忌。士卒盡欲遠颺，思作高飛海鳥。就使仙能吐飯石，可
化金不嫌巧婦之難炊。惟望武夫之借一，而貉奴不能作督。盡披
靡於軍前，半兵許君多鷗兒。綻足冠軍，僅逍遙乎河上。城中喧傳
兵多授之金，白羽誰揮。無復頤雍之扇，固
得紅巾一株。冬通李煜，兵多授之金，白羽誰揮。無復頤雍之扇，固

序五

難言城成衆志，又豈能獨當一夫。况乎洛蜀黨分戰守，議左羊叔子同居鈴閣。祇傳裘帶雍容，李臨淮綰握牙璋。未必轉刀潛柙，其能不天為痛哭。人盡悲辯昆明池邊，重話未收之刦。暨陽城下，將飛已斬之頭者乎。嗟乎！杭城之不被兵革者，幾五百年中，丞之不解衣帶者，幾七十日方謂庚申氣盡，百歲可待得酒之誰。何圖甲子將周，丁戶有覆宗之慘。兇乎奚罪，天實難言。吾友大刲重罹隻。

身寬唯結壺中之小隱。訪江上之孤忠。成此百篇。索予一序。踐趙家乾淨之土。許我羈樓。讀杜陵兵車之行。同其慷慨。此日探得驪領。盡二十八字之元珠。他時秘說龍威。是千億萬年之信史。

同治紀元歲次壬戌秋七月卷時軒主人叙於申江旅次

杭城辛酉紀事詩

錢塘東鄙子
杭州萬目生 合著

錢塘永不見兵戈立論原非確不磨

弱子存世世不離錢塘
永無兵燹之灾宋仁宗

時嘉士徐冲當路無人誰執咎不諳地利與人和

金簡爲浙
賤語今不驗

門戶嘉湖爲浙西下游門戶當事者皆棄不守
遂湖面上湖門戶嘉湖爲浙西下游門戶當事者皆棄不守

居軍門及文胡劄資謀軍各路將援民間與民不和大局全壞

持籌會計中機宜專閫無謀轉失時管仲才高還識桓公陵

不阿楚人師

號至餘杭胡劄勑觀察元博出師禦之王夢軒
謂中丞有欲意未決甘條薦太守龐龜之請遂寢

大將專征

寵命加前招總統之令深居簡出靜官衙賦圍城兩月人罕得見其面

好將杯

酒娛良老情對新妝掃舊鴉

鶴胡山襟起烽煙半道元戎快著鞭宜料師行猶裏足暨陽

城裏鼓填然師由浦江下竄諸暨繞軍門追退既而故復往城長不出錢

玩色翻教狡計施畫行魅少人知前由和尚店至臨浦鎮兵

爭舟潛渡之江下盡插官軍字樣旗高陽賊假充軍官旗樣至臨浦復

擄捕向晚闖通衢袖底人皆隱匿虛噴刻夜又真相現刀光

閃處血模糊賊誤入臨浦博場賭錢輸後故不與本地人興

之爭遂趁勢殺人放火一呼百應

裹糧坐甲棄堅城九月廿四日賊數百人突入蕭山縣城中無備遂逼

死擣門自守

可嘆將軍渡江去軍聲終夜亂潮聲後諸暨各軍聞

蕭山臨林桂相方伯福祥饒軍門往還胡鎮軍再升梯參戎金榜相繼回者

居民

塵

市接江干十萬人家

避難

寇難一霎訛言驚道路冤

魂沈魄碧

江寒

賊游騎至韓塘江干居民遭徙者因城潰不

殿僧乘機竊疾居民大亂投江死者無算王雪軒中丞

治之法復派鄧誥之觀察輔綸出城安撫拯難民

餘杭虐斬蔽塵黃燒遍三墩遠近

壯士堪嘆我軍廢戰返人人

搭酒縛豬羊

賊大股由新城餘杭下竄然掠附首各村鎮官軍前往抵禦竝不接仗但搜索鄉民食物而還

密排鹿角守原牢醉卧沙場胆氣豪

連日賊逼不出守卡官軍誤為賊退齊歌酣飲

醉臥況復跨河橋已斬河雖不廣不容刀

湖墅兵民獨拒橋
斷踏

瞭望官軍壘不開蛇行匍匐匿牆隈

賊逼齊集槁宇卡官軍
早遁去賊逼民居膝望

不敢海螺吹到天將午搭起浮橋蜂擁來

賊吹螺衆象傍午
乃渡

雍容鈴閣集簪裾九月秋清氣象舒百萬妖氣驚乍逼十門

從此斷軍書

九月廿六日賊以百萬衆圍城十門緊閉文報
後此不通居民亦如瓶中鳥釜中魚城陷無一

人能脫身者誠是之故向使爾
制一門猶不至此

男尼連日報新情閑閑家工夢不驚戎馬倉生皇民氣
中猶有誦絃聲九城以火燒非破城之象故城中布肆照常
設子牙亦不殺學

軍威震懾陣門開都統羣推上將才一隊弓刀旗一而日巡
放望傑公來傑都統每日巡鎗箭一隊以一旗領首隊從警
齊

潰兵連日出城招米軍降與朝胡鎮軍再升潰勇
王雪軒中丞連日派員招集羽檄馳馳
晝經宵聽說夜巡方伯至紅燈一道馬蹄驕署方伯麟薦圖
壯親軍捷義勇

多金華人打仗頗力
夜巡亦整肅

艨艟戰艦列西湖蒼兕齊來繞岸呼百道雷轟飛巨炮裏創
不敢逼城陽賊由壁因寺一帶將竄逼錢塘湧金二門倅都統
統常水軍奮擊賊被炮傷者甚衆遂退
森圍角黍載豕皮豕餉三軍為療飢百姓多市米肉森餉城外水軍絃捐錢犒賞
眾飽氣應增百倍宵淡不許賊來窺賊於中宵結箋潛渡水軍擊回
編來烟戶必躬親奸宄潛搘最幸真迎日方回又巡夜忙他

四十五圖紳同城四十二衛上城箭趾遼湖添設董事三人
共計四十五衛各紳日則編查保甲夜則徹旦
梭巡

十三司道管衛來都轉群推絕世才祇識內安忘外禦沿軍
畢竟少心裁莊二金都轉校文請司道大察十三人各管城
中各衛編查保甲茲不議出隊擊賊

雷院晨聞鶻從長繡衣項禮爇檀香腐儒老去孔門厭香案

皈依禮玉皇

王中丞於洞真觀設經壇禮玉皇懺招三學諸
生拜誦月結梭四千文

士女通宵闋市蜃喃喃咤語普門傳漫云佛地湖山美賊在
湖山佛在天城中人家往往招僧誦經持香執燭步禱於吳
山海會寺大士

寶石山須百尺竿白旗高插入雲端賊豎百尺標竿於寶石
山峯高入雲際上掛白旗一面夜
則燃燈旌旗一簇無人守故設疑兵與我看

丹色燒殘廣廈頽初賊由武林門環逼艮山門中有鑿山
取薪燒微沿城尻居杜賊窩擣到長天晚三月颶颶不息灾賊圍城
兩月城

外日夜焚掠雖荒僻小村亦被蹂躪

南屏山畔豎旌旗照日斑斓五彩衣

賊大股往來南北二山皆着五彩衣旗幟鮮明

一陣炮烟飛子過反躬腰折卧斜陽

城上施巨炮賊見烟卧地旋起無一傷者

草塘虛幻掣鯨波暗地誰知布網羅

賊由草塘來撲官軍我軍出隊另股賊繞出我

軍之後竟兩隊官軍方轉鬪潛師奪隘失機多

賊攻饅頭山官卡勢甚完猛我軍失利

鉛丸如雨落城中火箭斜穿屋角紅賊衆乘高挑戰急喊聲
雷動忽來攻賊攻卡後來攻候潮門炮子飛入城擊壞民房
火箭入城者雜移竝不焚燒

痛心頸隊失師期效命孤臣力不支到底神明佑忠勇不容
逆賊總登陴十月而二王參戎於靜守侵頭山楊參戎金榜
布勇為林桂楣才伯福祥接應師出林方伯並
不出隊楊參戎力戰亡王參戎勢不支潰回城鎗頭山營卡
陽首械糧道從此不通中丞振威威武二軍為王楊兩參戎
營布兵潰半邊賊賊復逼入叫城守者戮撃總上城王中丞
於倉猝中思有若提其耳者曰何不殺遂大呼殺賊賊始退

嚴城防禦北關尊矢石躬親將略論為是烽煙南面聚高牙
移駐鳳山門西王中丞駐守威林門約二日正議軍事忽武
弁投鳳山門中丞飛騎去往此駐鳳山門
忽聞兩隊背嵬軍與賊通謀助逆頗是父宗勤訪緝樓衝
小語囁然王中丞親軍賊陣沒賊張星白學使錫庚夜巡
千言紅紙一帛示各首保甲負重拿送擒寇究

輯

海潮寺厚大牆垣畫棟流虹瓦複鴛鴦尾擊中陣不動常山

蛇勢首先蟠

海潮本鏡軍門近遠攀尋駐守自饅頭山夫守
軍門忠將摯勇謂回城泛此海潮寺遂為城據

吳權木夢風鳳山夢壘

相接我軍遂不能克

危垣隆起上層巒

賊在鳳凰山頂築方上城或附頻望地勢寬
城持旗荷戈長出幕

珠多如馬鳳凰山頂望城中虛實那能瞞

城先高瞰城中
盡知我軍虛實

蟻聚虎視先窺擺木營我軍鋌險力難爭

賊奪饅頭山卡後一直衝下擺木一帶盡為所

擾

徒知卧榻客

甘睡壓石終負累卵城城二三十里險要我

守

皆棄不顧至是賊據鳳凰山饅頭山櫛木營海潮寺淨慈寺或高踞城中或直逼城下武弁畏不督戰城外兵勇盡發爲賊而大爭矣

鵠來鬼蜮杳無踪慣學牛羣隱短墉數百官軍難掃滅屯如螻蟻聚如蜂官軍出深谷無門志賊出沒無常或伏匿於土城或躋縣山谷平原烽聚燭屯莫可踪跡十月六日張壁曰軍門接到大獲勝仗一面城門十面圍即派沉訓將文榜于下午入城見中丞請城內連夜移兵出紮便可與張_子連絡以通禪道饒軍門謹之云明日撫來得及不料偽忠遂連夜築成木城于是

餉道與張軍隔絕而十城
陽濠賊亦偏築土城

大臣誰是識兵機

中丞祐信饒軍門惡張軍門至

國人望歲

是亦知饒軍門胆却不前

君胡胄傳說張巡整隊歸

張軍門玉良令況副將入城見中
軍以滅賊自任百姓逐頽魂同均

言賊必
撲滅

製造軍裝仗列公軍資鉅萬不嫌豐如何夜半催軍帳還向

閭閻索籜蓬

張軍門兵至饒江口一時營帳不
勝城內大府庫民間籜蓬代之

偃月營開虎旅陳一軍背水陣

新八座城於江岸繁芳七
張軍門於江岸繁芳七

如何城裏多名將不出重城殺敵人

饒軍門達遠征鎮軍興
以至別參游都無有親

背兵廬
裁者

極侯勇健世無雙飛炮當前氣肯降萬馬不斷軍畫泛將星

如平落長江

浙省軍破之懷始於張軍門庚申四月嘉興之
清辛酉四月金蕪之敗惟此次身先士卒誓以

死門十月十八日興城大戰身中
危傷十九日卒於錢江水營

勦旅三千繞水辱將才方許殄鯨魏張軍門遺命況副將文榜皆常水伍全軍仍用
張字祺號同仇末洽同寅志霜白空聞戰馬嘶光副將統軍後資
派隊末首
出力打仗

炮船八槳早潮迎
聒耳終朝沸鼓鉦
此哭興尸彼酣飲笙歌
吹徹月華明音副將廷芳昔常炮船無意助戰耐嬉自娛軍士終日鳴鉦打鼓為樂

流民數萬逼城惶
露宿風餐面慘黃
躲去無人更無屋飢腸

不斬斷愁腸城外避寇難民爭保城根晝夜露
寫城中人絕餉窮焉

營房六百列周遭城上列營房六百所王中丞親督守禦炮聲
遠逐柝聲高晝夜不絕四圍燃光映天聲勢甚威敵不敢逼
聲言夜戰飭諸軍一紙傳單比戶聞項刻炊成珠萬斛提筐
相餉不辭勤軍士危城中承札同善局飭保甲紳士勸各商
相餉不辭居民遠夜備飯送風山望江二門居民頃剗脩
之不盡以其餘餉城外難民

土城連築不嫌忙
箬笠餘徵又求農
為說臨江開餉道
居民薰送鏤金箱彭鴻軒都督斯舉勸築城土壘通江平餉道王
子道并備竹錢數十萬枚及灰龍弓矢等物

擬將一炬掃羸秦
破壘端憑火力新
夜半忽聞徵糧稈
黃雲徹曉滿城墮下全燒城卡斷房民脩稻草不辭勞故送者惟
滿城裸嗣因無人去燒仍逼不用

將軍妙語破人顏
衛踏喧傳手諭頌
一盞燈籠旗一樣教人

連夜上吳山

瑞將軍多諭居民上吳山觀戰者每人持旗一
杆燈籠籠一盞以助聲勢

無端枚擊墮材官鎗炮空施意然安妙絕行軍等鬼威胥山

項上有人看

居民上吳山觀戰見我兵接仗但遠

施鎗炮而已為之喪氣

埋棺鑿地火雷騰毒燄飛空城不崩

城用棺裝火藥掘地倒

出而城並不壞

杭城人笑歎瞽蒙采獲聽奔頭熟睡喚難鷹

城倒出謂神佑

掘地置大炮傳轍者外總日給錢
二石文臺皆熟練因檄不用

十一

參捐勅陳為極濛欵錢鳩眾頗辛勞
賊掘地道同善局紳督開城內外濛溝兩道以防
之誰知攘臂來馮婦竟想不肥半老養
陽董馮某催近開濛漁利自肥中水將徹
之多方考政獲免

一時賄賂竟公行各局公司僅掛名半入公家半私橐耗工
狗苟興蠻營軍裝製造甚優總辦者廿太守應槐張太守
冤解事者必由董候而浮故呼道器械不殊寔
用

三官殿裏借捐時籌餉諸公全箭持

依聖觀三官殿內籌餉
捐分局中設全箭

捐者使跪全箭前不赴捐多少貲郎看畢集個中身分秀才

者以全箭授之

車

仁和廩生曾福齡為友人沈象明與相持

施院孫

卡捐數後某捐忙最是奇捐費較重

軍餉總甚王中丞札保
甲仲士按奇捐以濟

急托鉢沿門須說客守錢虜孰破懼

勸諭編月僅得捐錢一萬一千有奇

戶捐綿羅又飛捐

殷戶捐後于市肆中肯本捐巨者

取盡錙

主

銖劇可憐堪嘆軍需糜億萬不曾努力效軍前捷括殆盡故
未嘗出力

打仗

鼓吹筵開奉上賓聯名相請賴諸紳詰朝疆派偏裨出大將
何曾失石親借捐局紳士公請張漢梅太守史洵鍾靖溪郎
郎世耀邵伍西郎即懿辰姚歲鑑郎近寶聯
名教請範軍門是送親督兵勇開仗軍門強諾次日仍派偏
裨數人並不親率士卒

朱提璀璨鳳城東藍頂藍翎宵更隆彌哭誓師聲慷慨江干

餉道果誰通

城中軍糧已盡王中丞雪軒預備白銀藍頂藍鋪等處之產場有錢打通餉道者以此作擋

餉道果誰通

城中軍糧已盡王中丞雪軒預備白銀藍頂藍鋪等處之產場有錢打通餉道者以此作擋

軍士閑使仍不能

制勝

閩豫人多雜楚黔閨城出戰氣燄燄歸來靡撈爭輸市黃韭

青葱白菜甜

閩勇豫勇楚黔勇連日出城鏖戰堅壁不出

得美

得美

喜卜桑中醉夢身連營士卒氣難伸
援救猶蹙戰勇敢還須讓七閩福建
兵出一
弗戰兵如治亂絲同鄉誼重情相期
上將不知賊与我兵有同鄉者貿易往來
常管半者佯為不知
按籍填名待策勳隊旗隊長列紛紛
敢死軍軍賞為官事者侵蝕虛額居多
招民間販鹽者侵蝕虛額居多

敗北歸來鼓息聲關防最緊駐防營但知早把軍門閂不許居人
自在行旗兵自北向敗沒久不出伏但業守營門不許居民往來而已

黃雲連日稼無傷百里郊垌打稻忙忽然天公賜豐歲反資巨寇
足行糧秋收頗丰盡為賊有遍擣鄉鎮

窮巷喧傳粥廠開辰申兩刻費疑猜紳富間設粥廠卑處每日兩鍋早鍋辰刻晚鍋申刻每鍋需米石餘來如潮湧人咸海老弱何曾果腹回每廠開時富黎多至丈人老叟如一有至三四次而空回者

宗陽宮及白衣庵貰米窮黎女雜男青豆無存黃豆罄收搗麥麴亦相參宗陽宮白衣寺放賣官米木尽

阿芙蓉換稻紅蓮腰有黃金飴粥饑居民以稻片黃金向營兵糧可歎居奇來市僧一升米值五千錢城中有米之家絕少有稍存一二石者每斗三十疊日價昂至五十文

藥石微餘海錯嘉揮金如土市蜃譁始則以高地米大黃精等物始食鹽竟以海參並翹

脯脩棗栗尋常品到此權為餐飯加充飢者
自以來棗栗柿餅

鱗族無存及馬牛豬羊雞鴨徧搜求小雲樓是放生所也當軍糧
一網收小雲樓放生牛羊牲鴨先有兵旅擄同善局紳成菴卿太
守勝因冬輸以濟軍食

野苧根窮采蔓菁甘蕉盈擔煮香清糧不居民食野苧根甘露根及各種草牛皮競

剖空箱篋皮箱梗咽穀皮腸慣擰碾食薯蕷

鵠面鳩形滿道旁悽淒何處裏餉糧日斜歸去萍香動道是盧循

續命湯絕糧月餘居民咸去更食市井驛然見有榜取浮萍用葉
煮食者多食民爭買食之

菜色枯黃目陷睛黔敷施食望先驚翻為弱不勝衣憊好似飢蠶
柳絮鞋飢民久不得食瘦如柴主面黃脰縮一息行步不前有主斂之勢如是攀肩摩於道言之酸鼻

淒涼餓殍已盈途瓶罄唯為反哺烏忍抱佳兒委巷繡綯文褓
泣呱呱棄之斷旁人收養者立

滿野哀黎繞郭呼無從援手死須臾洒將一掬蒼生淚有筆難描

鄭俠圖
城外飢民露宿亦月至是食尽不
隔濠施放堵燒飯民向蜀奔竄呼

捨棺設局不嫌遲色情蒲編掩骼宜枵腹

澤頻施
城中餓莩載途紳士設樂善局仁
義以滿色親友則施以棺

援兵十萬預聲揚渙汗新領道路詳強說

固金湯署方伯麟蒼園趾出示言歸援兵
集民忍飢坐援人心稍定

自謂權堅卒最精民居強佔任橫行
林桂
古

華民居無如如何組練徒虛擁反向窮閭召義兵操方伯擁兵數千
不至久不解出示募

奮勇有能打通鈎道者賞銀四萬兩

本司決不食言等語

堪歎無誅薦舉輕軍功立品耀行於武弁徐宋整整吳某執手賊
差主中丞与往軍門約戰書先後十餘道羽書幾道衝圍出不送
徐逆竟送賊營以故屬失師期

張營送賊營

憲章赤族秉嚴條難逭天誅首竟梟供出同謀隸軍籍漏師猶有

寺人貉賊多人均隸城廂外諸軍中丞姑置之不究吳遂未獲

方伯韜鈴世少隻鷗軍十六拜於幢黃金二百供虛擲不買真降

買詐降賊十六人詐降約次日官軍接仗並放空鎗以柳木營賊
卡獻中丞捕豫赤決林方伯福祥堅持允賊之意且以善
金二百斤先行作犒及次日接仗十六人隨從去城竟卯賊營賊
火具預襄銘子官軍為其愚被踏破營卡三座方伯亦率定武軍
大半入○或云方伯及甘太守應槐曾徃賊營

賊隊去

謀事其謀甚秘人不得聞

軍聲不振鼓聲哀炮裂轔轔震鑿雷城上炮炸震

章是李曾兵健

鬪我兵捷出賊兵回正敗北時幸曾副將李都司兩軍

堪笑諸公夢正癡

關傳左

京兆鮑乾軍

超統熊羆援兵到底成虛語

盼煞先鋒李藥師

城中易舉日空李次青埋察元度來援而竟不至

託言餉匱徧徵求結隊分朋滿道周定武一軍真首禍到門榕枯

及衣裘

十一月初十日魏軍門走還派勇將米云海軍需林方伯定武軍趁勢殺人衣飾掠掠自魏軍門閉其端定武軍首其禍

似虎哮聲突至前逼人刀影劍光連劇憐嘗楚頻施夜十丈麻繩

兩指懸卒旁搜括時常夜間至僻巷中甚有將^居民高卑以刀背痛打脣取窖藏金銀者

撫杭營卒似知羞溫定諸標迥不侔笑指帽簷低壓處對人強效楚人咻標帽微塵以避熟人謔面其形甚可笑且將

剜肉人來匪補瘡飢民爭噪事堪傷一腔熱血三升酒強作龍肝鳳脯掌兵勇肆掠居民捕獲解送鳳山門中丞詢實即請軍令積日見諸丈乘者至此身親見之可勝悼歎

丈

海角雲帆翹日催香航萬斛載將來

胡紳雪巖都轉塘由海道運糧至

只愁鈎道

重圍隔連日官軍打不開

城中諸紳於將圍城時請募附城甬道通江干以備賊斷糧道中亟不能用至

是不得衝圍而入胡紳于十一月十三日幸城拜哭向甯波而去

覽天難小守盧雞騎從先除馬不嘶競把住兒與佳婦華門陋巷

借枝棲大勢將去城中官眷尽搬往下城民間小屋

潰兵奔入賊營多輜重還將柂載馱文雪姑鎮軍歸駐守錢塘門

外招慶寺糧尽宵潰長右一

營卷歸

一炬火燃昭慶

寺

中丞恐賊據昭慶寺連
於城

曹社居然肆鬼謀金牋黃袱送城頭

賊以黃袱裹偽示城送工
詞語悖謬藐視我軍

若

非一柱擎天力

中丞竭誠守禦大武係屬
並告戒憚不敢稍萌慮忘

覆餗諸公盡贅瘤

城中
文武

毫無建豎足解城圍

耿耿丹心照汗青邪詞入耳聽難熒

中丞催饋軍門戰益急軍門
堅不出戰遂至忽爭中丞欲

自盡林方伯福祥知人自悔無真識呼應無端百不靈

製造局靡
費巨萬器

勸中丞棄城走

械不備臨事唯取往往無有長夫亦不應手

哀鴻戀戀輒牽衣乞得青蚨不救飢大街店鋪西廊唯民求
歛金鵝鶴士競鬼奮翼出重圍十一月廿三日閩兵定武軍虔各營兵勇勾結錢業游民乘閒欹
店鋪門首以錢回互貿或二三貫插草標買洋錢備逃貲

草竊拔猖焰內訌終朝閉戶鬼呼風巷居民皆闭户自守無敢出行
行走者滿條景肩輿三日巡街漏王中丞知兵勇肆掠親督小隊象至此已極

教勑始中丞亦
較榜勇十餘人匹馬連錢走玉驥粵傳經浙教從者惟親軍十
餘人人文武巡捕而已

吳綾徑尺白無瑕刺血書成達

帝家為說蓋棺難瞑目阻撓大計是瑯琊

浙省自嘉興陽江餉需甚絀
專藉甯海兩郡接濟王頤雲

旨辦副憲履謙本捐賄項抗不發上游告警省中撥兵防禦入拒不納云紹郡圍

練自相自辦儘足板櫈無勞官兵為也但王頤名募僅游民數百
以至九月廿四日賊至蕭山城立破紹郡亦隨以陷甚有先期輸
納導賊入城者者中軍事因以萬寶王中丞憤甚刺血書白綾尺
許有死不瞑目者王頤雲阻撓大計之語書由上海達都

恭王聞之為垂淚

不負

朝廷負子民王中丞常痛哭自言我不負朝廷但負杭州城内外數十萬忠義士民耳杭城萬姓里
敦仁圍城兩月餘絕糧月餘人人空官軍殺賊並無據貳之志若多儲兩月糧城必不破賊亦將退乃因糧盡兵潰使萬姓慘遭荼毒噫是誰之過歟是如何千古誇故厚竟使名都頃刻淪十一月六日耶時城陷

事煩食少卧謙樓醫國無人疾不瘳王中丞力箕尾騎歸天上去疾從公

浩然正氣凜干秋
中丞聞城陷回署奉金後復食洋煙殉難賊入署將戶移至鼓亭左侧忠逆敬其忠為其夜冠
殮如禮復全林方伯劉觀察送柩至上海回籍

魂礪登場事可知
局紳請減瑞將軍昌回文有磨魂礪
登場徒增訕笑等語時疾未愈也
火光紅處
炮聲馳旗兵積火光光健將稱完節想見橫戈陷陣時
十二月初一日營城
破傑都統純於庭齡門樓仗被賊洋鎗擊中陣亡

閹城丁壯盡遭羈直使黎民靡孑遺南北東西分路走弟兄父子

各生離
賊十城齊進大肆掠掠城中三萬戶頃刻殘破杜男老幼一併擄去婦女嬰孩逐出城外無一家骨肉保全者慘莫甚焉

一時士女節堪欽視死如歸鐵石心尤有老成能罵賊蹈火白刃氣森森
城陷有閨門殉難者有投繩投井投河吞金吞鴉片殉難者有絕粒殉難者有罵賊擊被賊戕者死者數萬人

黃巾裹首肅鳴馬館入招贊禮數優
偽察天義鄧蓮位置林方伯日且餽銀百兩織造恒某署嘉湖道劉某與焉方伯羣推元老望滬江噬肯賦來遊
遂至上海

負薪執爨守嚴更強半文官變姓名平日威棱銷滅盡此心能不
負簪纓城中大小候補人員被賊裏脅者艱苦苦狀甚至當道大
察脩首從賊官才不飭以至廉恥道喪吁可歎哉

短衣躍馬是何人道是疆場師武臣武弁降賊者短紅衣林額揚
楊自縉殉難者惟文雪舫鎮黃

寧端一人而已繼鎮軍韓聞誤

率隊衝玉富陽被賊戕饒軍門廷遷率隊衝圍出被賊
裏去全隊降賊賊脅之至常熟

瞿瞿狂夫逼柳樊桑中疑是衛淇源手持偽貼封船去傳說錢塘

尚姓袁署錢塘縣事袁忠清初為袁侍郎甲三營勇目賓緣保舉
得六品藍翎後犯令懼罪竄張侍郎番營偽報六品藍翎
縣丞袁江西人張侍郎任江西巡撫時賊逼省城豫人竭力助守
童豫人因重袁委袁製造局幫辦軍裝嗣以濟國之捷擬保袁知
縣袁帽編求同寅倒填年月補涓縣丞以故復保舉知縣黃灣之
捷保舉花翎獲加捐同知銜分發浙江海鹽署藩司麟蕉園趾委
署錢塘縣事任事日殘酷自任道路以目城陷從賊受偽錢塘監
軍職特鴻令至江干對解見城外难民婦女有姿色者輒挈之歸
脫身至上海縣時尚半六七人今不知何往矣無有人擒而治之
任其逃揚惜哉
劫後餘生膽氣麤漫嗤弄筆太狂愚個中實事唯求是舉歟何曾

一字誣

跋一

跋

嗚呼，觀於杭城之亡，而歎軍政之失，未有若是其甚者也。庚申之變無論矣。辛酉，主軍政者奮然有為，以殄寇自任，乃其始不慎選將帥，師虔挫衄屬，陷城益多，其雖不祀守險要，寇日逼日近，束手無策，其弊緣由於精糧不廣，教士無數，以致圍城兩月，羣情瓦解，遭潰敗而不可救。當是時，城中將士，非不多也，然自提鎗以至游都，

無親自督戰者。是將不身先士卒矣。禦寇不接仗。但搜索鄉民食
物。且強佔婦女。或與接仗。亦惟逞施鎗礮。是兵不遵紀律。不死長
上矣。家書約戰。詭投賊營。是將不能取下。轉為下誤矣。信賊詐降。
速失營卡。是將不能防寇。反為寇愚矣。甚至搜米之諭。出軍門。則
將縱兵也。投賊之募。督自親軍。則兵蹶將也。當危急之秋。而法不
肅。令不行。情不洽。氣不振。破城之克保。尚可得乎哉。嗟乎。士大夫

薦略未諳。侈談經濟。一旦任艱鉅。臨患難。憲凌識闇。有才不克用。所曠者惟私人。有言不克達。所信者皆下策。張皇禱苴。動失機宜。大事以去。斯民何罪。同遭荼毒。至是而以一死塞責。不已晚乎。悲夫。杭城三萬戶。死者不知凡幾。其幸存者。皆室家毀棄。骨肉凋零。臨水火。冒鋒鏑。九死而一生。漂泊天涯。托身無所。彼子山之贊江
南。不足比其哀。杜老之哭江頭。未能喻其慘矣。錢塘東郭子。杭州

萬目生風。負罵才並。羅斯厄間。閼陘阻流。虜泥上爰。以所見所聞。
作杭城紀事詩百篇。直言無隱。不知闕如。垂涕而道。傷心何極。昔
者脩筑杭城。曾與庚申之難。作詩六十首。皆紀寔事。要未若辛酉
之禍之烈。亦未若二君之作之摵切而悲壯也。是詩也。告哀擬之。
雅歌傳信。筆於史筆。後之君子。膺軍政之寄。扶危戡亂。尚其以此為
謹鑑哉。

同治壬戌孟冬七上黃鸝樓散人撰

壬戌夏五月余與萬目生寢難淹江每於酒闌燈燭言及虎林被
難情事各潸然泣數行淚下萬目生緣有紀事詩之舉約余同作
越五旬矣各得詩五十首期以記寢兼之余兩人痛藏之筐中與
同志者宵焉養時軒主人見而愛之為作序千餘言洋洋灑灑良
譽頗絕不堪卒讀詎料於八月間患疫於淹沒哉養時軒主人以
仁和名諸生不獲稍酬其志卒愁困頓溘然而逝豈文字之乞未

盡抑天不欵張良軍耶。先是萬目生於七月下旬，爲應明歲禮闈試，挈眷赴都，方期萬里鵠程，從此變軼矣。乃於九月中辭，歿於天津鷲廬。嗚呼痛哉！萬目生懷奇勇異，英氣逼人。嘗爲余言：在賊中時，曾書片紙於正月朔日，焚香告天誓曰：一旦得志，必殄滅此賊，以洩吾情。若不獲，遇脫虎口，惟求速死為幸。言已，淒然久之。又言：吾人讀書明理，若跼跼如棘下狗，不能稍自樹立，直虛生天地間耳。此

情此景。回想渴酣耳熱。慷慨激昂。曾幾何時。竟成永訣矣。况余與
嵩同生有金蘭之契。臭味相投。能不悲哉。夫二人者。不得展其抱
負。嘗志以歿。生平著作。復盡付秦灰。幸留此序此詩。天殆不欲終
沒其人耶。嗟呼。養時軒主人歿。嵩目生不及知。嵩目生死。養時軒
主人不及覺。猶以余之頑然者。悲亡悼故。時忽忽若有所失。余亦
殆將抑鬱終耶。質之七上黃鶴樓散人。博采見聞之確鑿者。重加

刪訂繕寫成帙。是編者即其言之痛想其情之悲。不責余無病而呻。則幸甚焉。

同治壬戌冬十一月望前一日錢塘東郭子記